

〔首獎〕

號誌的日常

——兼致鳳邑的眷村

丁威仁



日落了，謊言於眼角游成魚尾紋
 領導總是說著幾年後就要回家
 但背叛卻躲在汗漬的床單
 形成薄霧，薄霧之後
 一條新鋪的街道，與另一條
 泥濘的小徑，變成岔路

陽光只要褪色，就會失去熱情

你把背影丟在積水的窪地
 把暴雨扔進背包，走進
 鑿空了記憶的時間
 竹編的圍籬內，一張泛黃的照片
 像落葉墜地



車過筆直的荒道，那醃漬過頭的
 柏油路面，不願卸去暈開的
 濃妝，而南下的路面
 卻又塗了過厚的黑色粉底
 從左營、楠梓、前鎮、苓雅、三民
 把高喊的口號
 以渡船載往旗津

天空像是當機的電腦屏幕
 於遠處封鎖了我的視野
 沒有更新的街角
 還留著「檢舉匪諜，人人有責」的壁畫
 禁止你，與你的記憶通行



看到霓虹，都市更寂寞
 你把眷補證上的姓名重新縫補
 把記憶扔進那個發放米、麵粉、沙拉油的
 戰備年代：每一輛軍用吉普
 都擠在路標晦暗的路口
 撿拾彼此拋在街心的眼淚

把各自的孤獨
 埋成一個個新造的墳

輪胎糾纏路面，高突的荒塚像是
 腫瘤，倘若苦笑著越過竹籬
 或許悲傷將會洗滌
 你們路過許久的口音
 以及這座冷漠的城



一個國度被隧道分隔成兩頭
 潮濕的荒土
 從入口返回出口
 只是一次穿越空虛的迴圈

沒有樂園，電視的冷門時段
仍重播著豫劇團的蜀中
敘事，而轉角的海軍子弟小學
卻成為你夢中的震央

我冒險穿越黑暗的

墓穴，因著一種復古或者

懷舊的狂喜，卻聽見你未經

修飾的呼救音……

註 本詩四個交通號誌依序為「岔路」、「禁止進入」、「路面高突」、「隧道」。

簡潔而曖昧的語言

鄭炯明

以四個號誌的觀察、聯想所寫的〈號誌的日常——兼致鳳邑的眷村〉組詩，不只從號誌獲得靈感，且巧妙連結昔日台灣外省族群生活形態的特殊性，使詩直指消逝的一段時代、現實核心。雖然作者有意避開政治的正確性，而採用較曖昧的語言，但仍傳達了某些訊息。在一個動盪紛擾的時代，每一個人的生命其實是非常脆弱、渺小的。整首詩的語言極為簡潔，意象的營造也甚為成功，是一首出色的作品。



丁威仁

得獎感言

創作之時，一直不想讓這首詩變成一般文學獎得獎作品所呈現的樣貌。這時，七年級女詩人王珊珊提供給我以「號誌」作為書寫方向的創意，讓我能夠進行寫作，沒有她的創意，就沒有此詩，所以我要將首獎的榮耀與她共享。

簡介

一九七四年生於基隆，現定居台中，現任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兼通識中心主任，已出版新詩集與論文集多種。